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武侯鼎蜀 诸葛亮世家

张崇琛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武侯
蜀 诸葛亮世家

张崇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

张崇琛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插页 2 220 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7—206—02668—0

K·54 定价:16.00 元

6911/10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晏 秋 曹书杰 李无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晶娜 于连喜 田 野

李无未 谷艳秋 吴绍钊

赵庆禹 胡淑莉 晏 秋

曹书杰 梁 枫

出版前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形成过许许多多的名门望族、显赫世家。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名扬古今的儒学世家、累世显赫的官宦世家、承父传子的将帅世家、唱和诗文的文学世家、左右朝政的外戚世家、治病救人的医药世家、封疆裂土的藩镇世家等等，这些世家的形成，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家族文化现象。最早将这一家族文化现象载入史册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首创“世家”体例，叙写“开国承家、世代相继”的名门家族人物的身世沉浮、命运舛达，少则三五代，多则十数代，如《孔子世家》述及孔氏十余代，为研究孔子家世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后，史官们虽然很少以“世家”为名来为人物立传，但却不乏以“纪传体”形式对那些名门世家谱列世系，极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的夸耀，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血脉相承的望族世家的荣辱兴衰史。

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许多是跨越朝代

的，因而家族人物往往分别入传于二史甚至三史之中；即使是不跨朝越代的，由于同门中显赫人物较多或年代久远也被分别列传；还有的史书粗糙，对一些人物虽属名门之祖或后裔，但由于本人不太显赫，或被略去，或者作为附传寥寥数语，或者虽另立一传，但连父祖、子裔均不见载。这就给那些从事家族文化研究和关注传主家世渊源与子孙命运的人们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目前在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比重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是以本传主的一生经历或片断为对象，至今尚未有较为完整的世界类图书面世，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与社会需求的双重缺憾。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以补阙如。

本丛书的出版并不在于简单地向人们再现历史人物的风采，更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丛书的根本宗旨乃在于使读者在轻松地、毫不乏味地阅读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体味出家族文化与社会文化、家族文化与家族成员命运之间的关系。许多名门世家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的造就和个人修养的因素，但家族文化与个人命运且有着极大的关系。诸如，苏轼文学世家的形成，自有其家学渊源；诸葛亮三代忠烈自有父祖清流党人的遗风熏陶；而王祥子孙在晋后各大小朝廷中多身居高官，而无一殉国难者，也是他一向“传孝不传忠”治家思想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规律，忠臣的后代可能出叛逆，将军的儿子未必都会带兵，皇帝的子孙更多草包，但“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家族文化与个人成长的重要关系。况且这些名门望族、高第世家的命运大多和他们所生存的时代潮流、王朝命运紧密相联，因而阅读这些家世历史，还可以领悟出许多盛衰兴亡的大道至理。本丛书尽管有一些文学性的描述，但人物、事件都是忠于史实的。

本丛书传主不收皇族，也不囿于公卿将相，举凡名臣、将帅、

艺文、商贾、巨儒、外戚、医药诸类在历史上确称名门望族、显赫世家者皆兼收并蓄。由于本丛书拟分批推出，因而第一辑所选的传主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上述各门类。由于家族文化图书尚待开发，因而无论在写作和编辑中都缺少参照样本，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

序 言

诸葛亮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羽扇纶巾，鹤氅道袍，既儒雅倜傥，又聪明多智，实际上，他已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但一般人对于诸葛亮的这种印象，却多半是从文学作品和艺术舞台上得来，而与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是一回事。史书中的诸葛亮，由于叙述的简略及资料的分散，又很难树立起一种完整、充实的形象来。为求得一个近真而又具体、形象的诸葛亮，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一。

其次，诸葛亮的出现也决不是偶然的。大而言之，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再缩小一点说，他与自身所处的琅邪文化氛围及诸葛亮家族的文化传统更是分不开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问题，近年来似乎已成热门话题，学术界谈论的人很多，想来一般读者并不陌生。而对于琅邪文化及诸葛亮家族的文化传统，则还有待于我们做深入的研究。为探求诸葛亮产生

的文化土壤以及诸葛氏家族的文化传统，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二。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这本《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便呈献于读者诸君面前了。至于初衷是否能够实现，当然只能留待读者的检验，这里我并不想多说什么。

现在，我只想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琅邪文化及诸葛氏家族文化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于读者阅读此书也许不无帮助。

诸葛亮（公元181年—公元234年）于东汉末年出生于琅邪阳都，而其先世则为诸县人。诸县位于今山东省诸城市西南的枳沟镇乔庄村一带，方圆约四五十里；而阳都县的地域则大致相当于今临沂地区的沂南县。这两地东汉时都属于琅邪国。倘再上溯，则秦代已俱隶琅邪郡了。故诸葛亮的祖籍及出生地，在文化上实可视为同一区域，即琅邪文化区。琅邪地区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南部，北倚泰山及沂蒙山，南临黄海，再往西，则与中原紧密相联。这是一块古老、富饶而又并不闭塞保守的土地。而且，处在山水之间的琅邪地区的人们，似已深得“乐山”、“乐水”之奥妙，故其仁者与智者早就层出不穷。而表现在文化传统上，便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一是民风的古朴、敦厚、求实然又不乏进取精神。琅邪文化的前身是中华文化三大来源之一的东夷文化。齐、鲁入主后，齐统治者的“因其俗，简其礼”固然较多地保留了东夷文化；就是鲁统治者的“变其俗，革其礼”，也始终未能使这一代的民风完全周化。倒是由于齐鲁的建国，齐俗的“宽缓阔达而足智”及鲁俗的“好儒备于礼”，皆被融入了琅邪文化之中。这一带的人民性情之纯厚朴实，办事之认真求实，是有一贯性的。他们不尚浮华，不慕富贵；但却很“识时务”，密切关注着中原的每一

次细微变化，而且一有机会便参与其中。而背山面水的自然环境，又养成了他们既坚定厚重，又游目四方、灵活机动的性格。

二是学术思想的兼融性和学风的经世致用。琅邪地区学术思想的主流无疑是儒家思想，无论对于《易经》、《尚书》、《诗经》还是《春秋》、《仪礼》的研究，这一带都出过一些赫赫名家，以致琅邪地区在汉代竟成了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而且，由于稷下遗风的影响，“长于养性”的道家思想及善于治军的法家思想在这一带也有流传。至于汉初曾被作为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其代表人物胶西盖公，原本就是琅邪人士。不过琅邪地区的读书人在学风上却并不肯死守章句，他们对于经书多半是“观其大略”，尽量吸收其有益于经国济民的成分。例如，王吉、贡禹、王中等人的治《公羊春秋》，就重在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并贯穿于各自的政治实践中。

三是思想的深邃与行动的深谋远虑。琅邪地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无论从政还是处事，都极少随意性，他们常善于作深层次的思考，即所谓“谨慎”。而一旦思虑成熟之后，他们在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又往往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精神，即所谓“狂瞽，有异志焉”。这种精神后来便被人们称做“倔强”。但琅邪人的倔强并不等于固执，他们是以深思熟虑为前提的。当然，由于思虑的过细，又事事欲求完美，也常常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缺乏应有的冒险精神。

琅邪文化发端于先秦，正式形成于汉代，发扬光大于魏晋隋唐。而其传承，又是以家族文化传统为其主要的方式。像琅邪王氏、伏氏、颜氏以及梁丘氏、诸葛氏，都有其各自的家族文化传统。而一个又一个的家族文化传统，又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琅邪文化。

具体到诸葛氏来说，其家族的文化传统大致有这样几个特

点：

一是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思想。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西汉时即“以明经为郡文学”。诸葛亮之父诸葛珪先任梁父尉、后为泰山郡丞，亦当是经由察举而入仕，而东汉顺帝以后的察举对策都是要考试经文和“家法”的。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诸葛亮对《周易》、《公羊春秋》不但熟知，而且还能深得其精髓。这说明诸葛氏家族的儒学传统是源远流长的。而处在兼融性极强的琅邪文化氛围之中的诸葛氏，其学术思想中也吸收了儒家思想以外的多种因素，从而产生出一种“聚合效应”。例如，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虽主治《公羊春秋》，但元帝时为司隶校尉，执法严正，“刺举无所避”，尤其不肯为尊者隐，以致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其法家思想的影响是显见的。诸葛亮在治军治国方面的重“法”，从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他的渊源。而且，诸葛亮本人还亲自为后主刘禅“写《申》、《韩》、《管子》、《六韬》”，更可见其对各家思想的谙熟了。

二是澹泊宁静的人生境界。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实际上，无论诸葛亮本人，还是诸葛氏族人，也都以“澹泊”、“宁静”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虽源于《淮南子》（《主术训》），但经过诸葛亮的阐发以及诸葛氏族人的实践，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所谓“澹”，既强调“少私寡欲”，又指淡于名利，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所谓“静”，则不单是讲“养心之静”和“致学之静”，更不是一味求“静”；而是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即袁准《诸葛公论》中所说：“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琅邪文化坚定厚重而又反应灵活的特征，在诸葛氏家族文化传统中表现

得再充分不过了。

三是积极入世的从政传统。诸葛氏家族虽重“修身”、“养性”，然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兼善天下”，即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接世”。诸葛氏家族自其先祖诸葛丰任司隶校尉开始，中经东汉、三国以迄魏晋、隋唐，其从政者可谓代不乏人。尤其是三国时期，诸葛瑾为吴大将军，诸葛亮为蜀丞相，而其族弟诸葛诞又为魏将军，一门三方为冠盖，并有盛名。他们的子孙后代中，也有不少人从政。如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孙诸葛竦、诸葛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孙诸葛尚、诸葛京；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孙诸葛颐、诸葛恢，都曾担任过一定的政治或军事职务。

四是刚直不阿的崇高气节。诸葛氏家族十分崇尚气节，诸葛丰即以“特立刚直”而闻名于世。他为司隶校尉，见“不奉法度”者，即使皇亲国戚也要严惩不贷。他还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倡言“伏节死谊”，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的这种做法虽被有的史学家视为“狂瞽”，但此后的诸葛氏家族成员却大都以诸葛丰为榜样的。诸葛瑾出使西蜀，与诸葛亮俱于公事时会见，退无私面，便是“不念私门之利”的表现。诸葛亮对于刘备也是一诺千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孙诸葛尚，在国难当头之际能独冒锋刃，视死如归，更是其家族气节的典型表现。

关于本书的写作体例，基本是遵丛书的统一要求，但也有几点需要提出来加以说明：

一是对有些历史问题的把握，凡学术界有分歧的，尽量择善而从，间亦出于己意。这些都在注中简要加以说明，正文中就不再插入考证文字了。

二是诸葛世家源远流长，自西汉的诸葛丰以迄近代，名人辈出。但限于本书的容量，却只能选取汉末、三国至魏晋的一些诸葛氏家族成员来写，而且又是以诸葛武侯及其子孙为重点的。至于诸葛氏的旁系及其远末子孙，只是简略提及而已。

三是与诸葛亮同时的人物及历史事件，也只取与诸葛氏家族成员有重要关系的来写，其它则大都略去。因为本书毕竟不是一部三国史或魏晋史。

是为自序。

张崇琛

1997年4月15日于兰州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琅邪钟灵诞诸葛	(1)
一 葛陂人家	(1)
二 始迁阳都	(6)
三 武侯出世	(10)
四 梁父悲吟	(14)
第二章 隆中毓秀起卧龙	(22)
一 初到襄阳	(22)
二 隐居隆中	(32)
三 孔明择妇	(41)
第三章 初出茅庐酬明主	(51)
一 隆中对策	(51)
二 临危受命	(60)
三 赤壁之战	(67)
第四章 两朝开济老臣心	(81)
一 西取益州	(81)
二 贤相治蜀	(91)
三 受命托孤	(108)
四 平定南中	(124)

第五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146)
一	北伐曹魏	(146)
二	大星陨落	(164)
三	名垂宇宙	(179)
第六章	一门三方为冠盖	(191)
一	长兄佐吴	(191)
二	族弟仕魏	(209)
三	族人从政	(219)
第七章	子孙忠烈后嗣长	(226)
一	忠烈子孙	(226)
二	后嗣逢长	(237)
附录一	诸葛氏世系表	(251)
附录二	诸葛氏大事年表	(252)

第一章

琅邪钟灵诞诸葛

一 葛陂人家

西汉时候，在今山东省诸城市西南 30 里处有一座县城，名曰诸县^①。这诸县在当时琅邪郡所属 51 县中，算不上是一个大县，它方圆不过四五十里，人口也不过二万有余。县城就坐落在潍河南岸，一条大道从城南经过，是由琅邪郡治东武（今诸城市）往莒国（今莒县）的必经之路。诸县的县城虽说不大，但城墙却特别地坚固。因为春秋时期这里是鲁国的东部边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鲁国曾多次派人对它进行过修建。最后一次是

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 615 年），由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亲自率领军队筑城，并奠定了此后的规模。因此，后人也称此城为季孙城②。

季孙城北，隔潍水相对，有一个小村子，名叫葛陂③。这葛陂也紧靠在潍河的北岸上，十来户人家，时常掩映在岸边的古松和绿柳之中。除了偶而从树丛中传来的几声鸟鸣和小巷中发出的狗吠声外，村子里多半时间是静静的。村东有一条小溪，自十几里外的西岭蜿蜒而来，注于潍河。每至春夏，溪边青草芊芊，绿柳依依；溪中荷叶田田，鱼鳞闪闪。傍晚时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来到溪边，席地而坐，听老人们讲祖上的故事。

村中的居民大都姓葛。有人说他们是秦末葛婴的后代④。葛婴曾为陈涉将军，并随陈涉一起反秦，后有功而被诛。汉朝建立后，不知怎的，汉文帝又记起了他，遂封其孙为诸县侯。但也有人说话怕靠不住，因为汉文帝所封的异姓侯一共才 10 人，其中并无姓葛的，可能是将葛婴与另外一位叫郭蒙的人搞混了，这地方的人发音来原本就“郭”、“葛”相同，“蒙”、“婴”不分的。说到郭蒙，倒是真有这么一位，汉初曾被封为东武贞侯。但东武与诸县虽同属琅邪郡，实际却是两个县（隋代以后才合为一县，即今诸城市），东西相距还有 30 多里呢。别人怎么说，且由他们去吧，村子里的葛姓人家只认他们是远古葛天氏的后裔，而且直到眼下，他们仍在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葛天氏般的生活。

这一年，大约是汉宣帝年间（公元前 73 年—公元前 49 年）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从潍河对岸的诸县城里来了一个人，约摸 30 来岁。其时潍河水不深，这人褰裳而过，一上岸即打听葛丰。不一会儿，从村西南角便走出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来。